

心香一瓣

阳光下的天使

陈来峰

高考的那天清晨，我还在与父亲置气。置气的缘由无非是，我不喜欢吃鸡蛋，他却非逼着我吞下两个白白胖胖的煮鸡蛋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想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一中考试，不就是十几里的路程嘛！这条路我反反复复不知走过多少次了。

然而固执的父亲偏不，他逼着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上面还有昨天他费劲巴力缠着的所谓的坐垫。这就是三十年前的高考。

然而，那天天气也跟我作对，上好的大晴天，即使我坐在父亲车后，即使父亲将车子蹬得几乎要飞起来了，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燥热，汗水很快浸透了我的衣衫。

到了学校门口，我想买一根冰棍吃，你肯定猜到了，父亲死活不让。他的理由是，冰棍不值钱，但是考试值钱。

终于踩着钟声进了考场，可恶的是，我的座位恰巧在窗户边儿，一道阳光挑衅似地从窗户跳进来，直刷刷地打在我的脸上，晃得我头晕目眩。我的第一科语文考砸了，我曾最引以自豪的科目语文竟然考砸了。我的心低落到极点。

冲出考场的时候，已是中午，火辣辣的太阳张牙舞爪地俯瞰着大地，空气似乎要燃烧了一样。我浑身难受，一肚子的气。想想从早上开始，那两个鸡蛋，那刺眼的自行车后座，那吃不到嘴里的冰棍，那晃眼的阳光……一切都在跟我作对。

我满是怨气，心说一会儿见到父亲一定狠狠地发泄一下，让他好看。

然而，挤出校门，我却找不到父亲。正当我左顾右盼寻找父亲的时候，那边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地向这边冲来，车子没站稳，一个身影便迫不及待地后面滚下来，是父亲，他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满头大汗，手里高高地举着一个水杯。

你去哪儿了？看着狼狈的父亲，我几乎要吼起来。

快喝点水，快喝点水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父亲一个劲儿地道歉。

骑摩托车的是一位家长，他似乎有点看不下去了，板着脸冲我说，你这孩子，你父亲在太阳下晕倒了，在医院一瓶点滴没打完，赶过来的……

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，我瞬间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
炎炎烈日下，我坐在教室里，上面有电风扇，学校门口，一群群家长在烈日下，或蹲或站，也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就那么眼巴巴地朝考场瞅着、瞅着，似乎多瞅一眼，自己的孩子就能多考一分。而其中，就有自己的父亲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父亲仍用自行车载着我，来来回回。而接下来的考试，我也放平了心态，考出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。

当最后一科考试结束后，我迈着轻快的步伐找到父亲的时候，他手里高高举着一根冰棍，正满脸微笑地向我招手。我的心里一热。多么可爱的一位父亲啊！阳光下，他笑得那么灿烂、那么温情，简直是一个天使。

夏雨有帘

何愿斌

雨季到了，每天出门前不得不看看天气预报，以免被突然光临的雨水淋了个落汤鸡。尽管这样，还会有漏网之雨，让人体验一番淋雨的尴尬。有时，会有陌生人撑过伞来，两人踏着地砖上的雨水，同行到公交站台，交流几句夏雨的烦扰。

坐在车里，玻璃窗涂了一层雨雾，看不清外面的街道和行人，只能看着一排排雨滴像降落伞兵落到玻璃上，然后随风滑行。小雨滴一路和更多的雨水拥抱，汇聚成大雨滴，雨滴越来越重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坠向铁皮处，看不见了。更多的“伞兵”继续降落，前赴后继，直到我看得眼睛疲惫，将窗户上的雨雾擦去，仔细辨识雨帘外的世界。雨中画面成了电影里的慢镜头，步行的人们头戴一顶蘑菇伞。

我想起儿时的芒种节令，母亲趁着一场大雨去剪红薯苗。母亲穿着雨衣，我打着雨伞，雨水顺着伞沿垂落，串成珠子，不远处的山洼腾起云烟，看不真切。母亲手里的剪刀“咔嚓”响个不停，像是和大雨比赛。如今，乡村的扦插时光一如既往，而我却很久没有看到伫立田野时的一场雨了。

六月初，我专程探访一道垂帘瀑布。雨水沿着岩洞的壁顶凭天降落，一道道雨线晶莹剔透，玉珠溅落岩石时，哗啦作响。隔着雨帘，溪洞对面的古树、山峦隐约约约，如同水墨画卷。有人在雨帘后拍照，衣袂飘飘如蝴蝶，此时的照片只能是印象派了。

舟中雨可遇不可求。一日于新安江登画舫，晴空忽而飘来一片云，云天倏忽洒下一阵雨，如同天女散花，又如钟馗倒豆。雨棚叮叮叮叮，舟侧左右迅速拉起白色垂帘，远山和村落不见了，只有近处的荷叶硕大的玉盘接住雨水，收拢成珠，珠圆玉润，倾泻后再复圆。雨散，湖山云蒸似仙境。导游啧啧称奇，说我们大家是中了头彩。舟中人原本沮丧着，听这么一说，忽然抖擞精神，由“落汤鸡”灿亮成“金风狮”。

最有诗意的雨帘在哪里呢？于我而言，是在古村落。漫步一处千年茶庄，骤雨奔突，我赶紧躲到廊桥下，家家木屋檐头瞬间化作悬天雨，雨脚白亮亮，深宅昏暗暗。我转到天井旁，见天空截剪成四角，雨水汇成方形柱子，正所谓“四水归堂”。我在雨帘下闻嗅岁月深邃处的气息，湿淋淋，裹挟着珍珠般的光芒。

且行且珍惜，在夏天，神奇的雨水会不时抛下序幕，给我们一些期待之外的欣喜。

端午的菖蒲

曹文远

是夸张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。

看似普普通通的菖蒲，从唐宋开始，就走出溪涧湖畔，成为文人吟咏的对象和案头清供。古代很多文人骚客对它情有独钟，不仅吟咏，而且还喜欢亲自种养，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菖蒲绝非“寻常物”。

若搞个排名榜，首推诗仙李白。《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》中有言：“桃李新开映古查，菖蒲犹短出平沙”；他在《送杨山人归嵩山》诗中云：“尔去掇仙草，菖蒲花紫茸”；他还在《嵩山采菖蒲者》有云：“我来采菖蒲，服食可延年”。可见李白对菖蒲不仅仅是吟咏，栽种，并且食之。

李白曾正式接受道箓，是个真正的在册道士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就如同现在的文凭一样，是得到“官方”承认的。他酷爱以“谪仙人”自居，大概率也与此有关。当时受道箓的过程十分痛苦烦琐，郭沫若因此表示“谪仙人”李白，干下了多么惊人的一件大蠢事！唐代道教盛行，是因国姓李，与老子一个姓有关，士大夫中不少人都去修道求仙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能够通过服药，炼丹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。炼丹的主要原材料是汞、铅、硫磺等化学物质，以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，这些是有毒的，长期食用，有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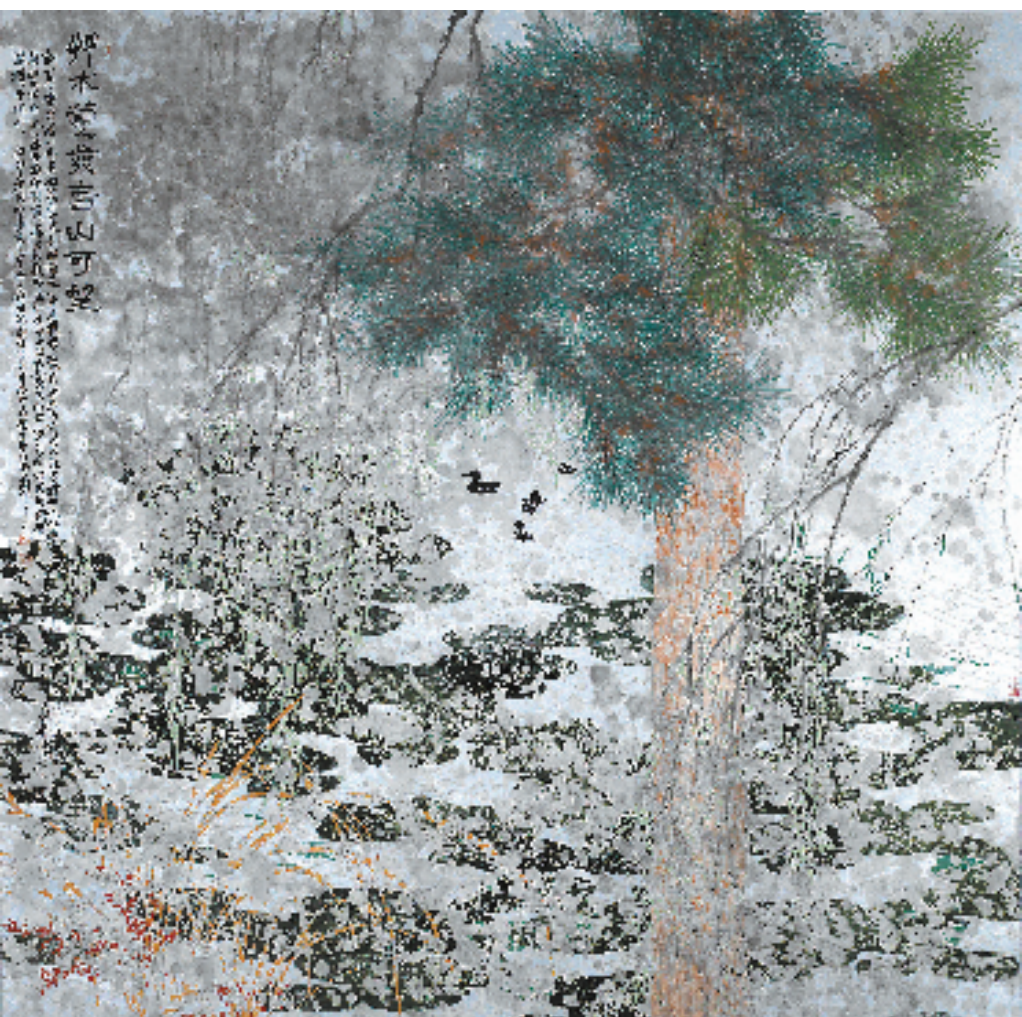
健康。

宋代诗人陆游对菖蒲喜欢得更直白，有两首诗为证。其一：“菖蒲占上药，结根已千年。闻之安期生，采服可以仙。斯人非世人，两耳长垂肩。松下语未终，竦身上青天。”其二：“古涧生菖蒲，根瘦节蹙密。仙人教我服，刀匕蠲百疾。阳狂华阴市，颜朱发如漆。岁久功当成，寿与天地毕。”这个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的诗人，原来也有颗得道成仙不老的心。

其他吟诵过菖蒲的诗人有很多。李贺在《大堤曲》最后两句写道：“今日菖蒲花，明朝枫树老。”把枫树与菖蒲花放在一起比喻，发出一样慨叹：红颜像花一样易凋，像枫树一样易老。汤显祖在《午日处州禁竞渡》开头就写：“独写菖蒲竹叶杯，蓬城芳草踏初回。”端午节在家中置备点菖蒲和竹叶青酒就可以过了。

诗人们还喜欢自己种植盆栽，也有诗为证。宋代苏辙有诗云：“石贫赁石养菖蒲，沮洳沙泉韭叶铺。世说华开难值偶，天将寿考报勤劬。”同是宋代的诗人曾几也写道：“窗明几净室空虚，尽道幽人一事无。莫道幽人无一事，汲泉承露养菖蒲。”在深山中隐居，简陋的陈设，倒也窗明几净。谁说隐居的人无所事事？我打来泉

艺境



浙江省第十五届美展巡礼 中国画(铜奖)《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》 赵天叶

圣塘闸记

杨新元

老市长都写进去了。据说是原杭州市园文局长陈文锦所作。他到杭州园文局当局长前，是浙江日报文教部的一名普通记者。

一副是：白傅诗传，救荒留汝一湖水；杭人谚在，揽胜数他六吊桥。

另一副是：设闸筑堤，黎庶至今受其惠；流芳遗爱，湖山终古念斯人。

此刻，圣塘闸涵洞的桥上，已有几个人在出水口钓鱼。只见桥下白浪翻，他们站在桥栏边，用力把鱼钩线甩出去，然后轻轻地抖动手腕。有了，一个钓友高兴地说，一提杆，一条小鱼就钓上来了。

古时姜太公钓鱼，不放鱼饵，愿者上钩。今圣塘闸桥上的钓鱼者，也不放鱼饵，全凭经验和手腕的功夫把鱼钓起来。

我知道，他们钓鱼，意不全在鱼，而在于垂钓的乐趣。

三

美国作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一文中曾经说过：“湖是风景中最美的、最有表情的姿容。它是大地的眼睛，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。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像睫毛一样的镶边，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岸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。”我觉得，梭罗虽然在说世界各地的湖泊，但他说的话，比喻西湖更加形象贴切。

站在西湖边看西湖，只见波光粼粼，气象万千，如人的眼睛，充满了智慧、生机和灵气。然而，美丽是需要精心呵护的。

为了保持西湖水的鲜活程度，每天，必须从南面的钱塘江引入40万立方米的水。而相应的，平均每天西湖要放掉40万立方米的水，使之保持大致的平衡。

如果碰到雨季，或者下大雨，西湖周边的龙泓涧、金沙涧、长桥溪、赤山溪等会有大量水注入西湖，再加上钱塘江水，西湖每天要大开闸门放水，放水量达到100万立方米。

诗味

咪咪笑的圆月亮

竺 泉

有个爱笑的小月亮
一到天黑的晚上
就静静地躺在湖中央
扳起手指数啊数星星
发现浩瀚的星空里
有个圆圆的大月亮
圆圆的大月亮
总笑咪咪地看着小月亮
小月亮想去问问大月亮
为什么笑得那么爽
一条红红的鱼儿游过来
悄悄告诉小月亮
天上和地上
都是咪咪笑的圆月亮

好孩子 圆月亮
我们在微笑中成长
我们在快乐中歌唱
我们拉起手 跳起舞
一起做个咪咪笑的圆月亮

屐处留痕

——

圣塘闸在哪里？好像以前没听说过。其实，在写这篇文章前，我也不知道杭州有一道圣塘闸。

但是，我相信许多杭州人都和我一样，曾经从圣塘闸旁边走过，听到过从圣塘闸的涵洞里流水发出哗哗响声。

生活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都是一本教科书。我们从小到大，一直到老，每日、每月、每年读着这本书，慢慢地，从不懂到懂，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，从不明就里到知根知源。或许，在某某一次一刻接触到这个知识点了，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如此。

比如圣塘闸，如果我告诉你。它就在西湖的西北角。那么，你可能就想起来了。

对，你会想起，在西湖的西北面，有一座小桥连着通往六公园的水泥路，这里是人们晨练的地方，更有一对对男女在这里伴着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。

在跳舞的人们背后，有一个飞檐翘栋、小巧玲珑的亭子。上方的匾额上，赫然写着“圣塘闸亭”四个字。

二

圣塘闸是西湖最古老的“石函三闸”之一。它始建于南宋咸淳六年（1270年），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主要功能是调节西湖的水位。这也是西湖建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水闸。

亭壁上刻有唐长庆四年（824年）杭州刺史、著名诗人白居易的《钱塘湖石记》。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，而是白居易对杭州西湖的一片深情。

圣塘闸亭上，一共有三副楹联：

一副是：“一湖春水低回，有长堤十里，烟柳画桥，指点白苏二公遗泽斯在；三面云山飘渺，数烟火万家，重楼乡阁，欣看天地六合神秀齐来。

整副联对仗工整，把白居易、苏东坡两位

